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初版

藥會醫學叢書之十二

臨證演講錄一冊

實價國幣貳元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武進 惲鐵樵
編校者 江陰 章巨膺

發行者 章巨膺
上海牯嶺路八安里十四號

寄售處 千頃堂
上海三馬路
中環麥家圈

承印處 大方印務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



民國十六年歲在丁卯之秋鐵樵中醫函授學校創辦之第三年第一屆學員卒業設臨證實習班學員三十餘人卽於

鐵樵夫子醫寓臨證實習分班侍診極一時之盛焉

夫子於臨證時耳提面命誨人不倦復於晚間開演講會演講初無題目卽以日間所診病曉諭診斷之要指示治療之法議論風生談笑中理聽者忘倦演講會一星期二次指定二人記錄積久都三十餘篇初無印行之意今年爲函授事務所復活之第三年例當有臨證班之設而

夫子以病廢無復當年精神不克舉辦巨膺遂進言將此稿印行甫發稿而夫子病卒則此三十餘篇之稿尤足珍貴茲排印竣事遂成書之由以弁端

民國廿四年乙亥秋受業章巨膺謹識

藥盒醫學叢書之十二

臨證演講錄目次

序

哮喘欬嗽

結核病

痢疾

痢無補法

內風

奔豚

經水病之原因及治法

章巨膺

莊時俊 吳季池 記錄……………一

裴尚賢 王怡然 記錄……………二

朱蔭北 金長康 記錄……………三

陳效倫 徐志堅 記錄……………五

陸霽春 朱增泉 記錄……………六

張仰韓 記錄……………七

前人 記錄……………七

經行淋瀝

倒經

產後血崩

瘡與色黑

熱有陽盛與陰虛

虛實之辨

虛熱不可從治之理

夾陰傷寒不可割治

中陰溜府

內陷證

王怡然 賢 記錄 九

朱靜庵 友梅 記錄 一〇

陳效倫 志堅 記錄 一一

朱靜庵 友梅 記錄 一一

朱頌陶 陶 記錄 一二

張仰韓 韓 記錄 一三

前人 人 記錄 一三

陸春 增泉 記錄 一四

裴尚賢 怡然 記錄 一四

裴尚賢 怡然 記錄 一五

攻下法

腺體

六零六

副藥之配合

慎用大方

誤藥

辨舌一

辨舌二

辨舌三

脈伏脈絕

朱靜庵 邵友梅 記錄……………一六

陳效倫 徐志堅 記錄……………一六

朱靜庵 邵友梅 記錄……………一七

王怡然 裴尙賢 記錄……………一八

朱靜庵 邵友梅 記錄……………一八

張仰韓 孫永祚 記錄……………一九

孫永祚 丁智醒 記錄……………一九

鐵樵自 鐵樵自 記錄……………二一

張仰韓 陳效倫 記錄……………二二

前人 前人 記錄……………二三

章椿伯先生案一

陳效倫 徐志堅 記錄……………二四

章椿伯先生案二

孫永祚 朱增泉 記錄……………二六

章椿伯先生案三

張警時 記錄……………二六

中西醫

孫永祚 朱增泉 記錄……………二七

新中醫

鐵樵自 記錄……………二八

新中醫

張警時 范永鑑 記錄……………二八

西醫

陳冰範 記錄……………三〇

藥盒醫學叢之書十二

臨證演講錄

武進惲鐵樵講

受業江陰章巨膺編校

哮喘咳嗽

莊時俊
吳季池
記錄

湖北劉姓婦。年四十許。僑居滬上。患咳。屢治不效。延余診治。其證形寒劇咳。與尋常感冒之咳。無甚顯異。惟咳時覺喉間味辣。爲此證關鍵。可以知其是肺氣虛寒。當用搖桂、乾薑、桂枝等藥。以溫納腎氣。而斂其咳。藥後病良已。越數日。到敝寓復診。因其舌邊色絳。乃減薑桂。加地骨皮三錢。豈知翌晨即請拔早出診。謂服前數方病大減。服昨方乃忽加劇。其夫復言曾有房事。不知是否因此致劇。余謂夫婦之際。乃天地生理之自然。何致於此。所以致此。乃地骨皮之過也。原方除地骨皮。加重薑桂。一劑霍然。吾言至此。知諸同學必有急切欲問之事。

卽欬而喉辣。何以知是肺虛寒。肺虛寒。又何以須溫腎也。諸同學猶憶內經以辛爲肺味乎。辣卽辛也。致欬之原因雖甚多。作欬之關鍵總在肺。欬而致喉辣。卽是真藏味見。真藏味見。等於真藏脈見。內經之所謂藏。所謂藏氣。藏德。謂其藏而不見也。今肺之藏味不藏。故知是肺氣虛寒。非杏貝等藥所能愈。古人又言肺腎同源。哮喘之證。多由腎不納氣。故宜溫腎。此皆就理論上言也。鄙人以知喉辣是肺虛。亦由臨證實驗而得。憶五年前。四川人郭子明家之西席陳某。年近五旬。有阿芙蓉癖。患欬而喉辣。服某醫之藥。欬加劇。甚至搖身滾肚。不能平臥。索閱其方。則先用杏貝。不效。則加麻黃細辛。各一錢。又不效。則加葶藶錢半。虛寒之證。得此重量宣泄藥。實足以致死。然而竟不遽死者。以其方中又有重量之歸身白芍爲之維持故也。余診察脈證。知其是肺虛。因其誤藥太甚。尤非薑桂莫救。如法疏方與之。而明日未見復診。心以爲異。後見其友人來寓。

門診詢之。知此人服藥二劑而全愈。故不須復診也。由是而例其他。凡欬而喉辣者。可決以其爲肺虛。虛者當補。不易之法也。同學旣知此理。則聞一知二。觸類引伸。酸味屬肝。苦味屬心。病上取下。病下取上。從左引右。從右引左。必能妙悟無窮。自成其活醫學矣。以上二證。若遇粗工。重用鎮欬降氣之藥。或遇西醫。用氣管支炎之治療。縱僥幸不死。亦最易成痼疾。盛杏蓀夫人莊氏。嘗介我診其嫂。入病房。有二西醫。二中醫。先在。其病是出痧子。而胸悶喉痛。上海人知喉痛是微菌。宜請西醫。又知痧子是熱病。宜請中醫。故有此中西合璧之治法。西醫以全力治其喉。而喉痛如故。中醫見痧子已出。而喉痛又劇。則不敢再予透發。而胸悶無法以使其舒。所以然者。西醫對證治療。祇知解剖之體工。不明生理之形能。中醫又不知病證之主從。故屢治而不效也。此證痧子是主病。喉痛是副病。凡痧疹兼喉痛者。卽西醫所謂猩紅熱。痧子之已淨未淨。不在痧子之

疏密。須問其胸悶與否。胸悶舒。雖痧點稀疏。亦爲已淨。否則雖堆疊遍身。猶須透發。痧子淨。則喉痛不治自除。余與葛根等透發劑二服。而諸恙悉除。由是言之。治病尤須識孰爲主證。孰爲副證也。又凡痧疹必兼欬副證。治之不能得法。往往成百日欬。不可不戒。故曰。治欬不如法。易成痼疾也。

結核病

裴尙賢
王怡然 記錄

中國醫學。素尙空談。而以近來之醫雜誌爲尤甚。偶閱醫界春秋。有余雲岫之中國醫學結核病觀念變遷史。徐相宸之肺病治療扼要談。頗不能愜意。今爲諸君說結核病源。係微菌繁殖腺體起反應而成。如毛囊囊結核。卽俗所謂白痞。此病不甚緊要。緊要者。爲粟粒結核。肌膚起粟。乃爲險症。此症粟粒必先見於胸腹。後及手臂。僅見胸腹者可治。余曾治一童子。邪退後食童子鷄十餘頭而愈。手臂見粟粒者不治。此爲結核病之屬於急性者。又有屬於慢性者。頸間

之癰癧。卽古人所謂馬刀俠癯。乃虛損證也。初起時頸間結核。按之不動。若按之活動者。非癰癧。乃俗所謂興陽核。雖亦因勞倦而生。然休息體力。其核卽消。癰癧之核。環頸累累。甚至連及腋上。以腋下亦有腺體故也。須及其未潰而治之。潰則不可收拾。癰癧既是虛。治法當然不離乎補。此病又與肺有密切關係。初則腺體發腫。繼之則肺藏萎弱。故癰癧之進一步。往往成肺勞。肺勞西醫謂之肺結核。有傳染與不傳染兩種。其傳染與熱病不同。熱病傳染者。可以遍及一鄉。肺結核之傳染。祇於親人骨肉。古人所謂傳尸勞。一名注者是也。亦卽古書中之桃花疰。傳染之熱病。與肺勞病源雖同是微菌。而一從外來。一從內發。故肺結核往往發生於十八九歲時。蓋遺傳暗伏之毒。當然趁發育時期而發泄也。由此觀之。最大原因。却關腎腺。余所見傳尸勞一證。最奇特病者。爲余戚黨。其病初起不過欬嗽。日漸瘦削。繼以遺精。繼以潮熱。遂臥床不能起。每潮

熱發時。而顴骨現紅色。圓如銀幣。自臥床之後。扣足一百日而死。兄弟子姪遞相傳染。十餘年中相繼死者四人。其病狀如出一轍。最奇者自臥床以迄於死。必整正百日。無或差忒。最近一女子患此。爲最先死者之孫行。求治於余。余謝不能。西醫某。自言有新出治勞注射藥。若注射後小便色藍者。其病爲可治。試之小便色果藍。西醫大喜。爲之診治。彌月。然病狀則仍依先死者之成例進行。初不爲之消滅。亦臥床百日而死。死後皮膚有斑紋如虎皮。蓋血鬱肌膚所致。此種病簡直不受醫藥之影響。無論若何醫治。病型始終不變。可異亦可畏也。

痢疾

朱蔭北
金長康
記錄

前晚十時。陸先生之本家有病。急電邀診。病者爲婦人。年五十許。患痢。其病狀神志清楚。大汗如雨。手足逆冷。過肘膝。而顏額間壯熱炙手。右脈已伏。左亦細如懸絲。此真四逆亡陽險症。以余經驗。凡四逆證頭熱壯者。必上脫而死。又四

逆過肘膝者。爪下見多鬱血。今視其指尙現紅色。急詢有無十滴水。囑先服半瓶。越時不效。繼盡一瓶。冀手足轉溫。猶有萬一之望。更爲處四逆湯而歸。越日陸先生來。知藥未入口。病者逝矣。並云其病經西醫汗下。蓋壞病也。痢之爲病。腸胃病也。其原因率由飲食。亦有屬於天時者。故深秋多痢。正如長夏多霍亂矣。西醫知痢之病竈在腸。故治痢多用灌腸法。以爲所灌之水。不致上過幽門。自以爲甚妥善也。然灌腸之後。竟有水漬入腹腔如死者。其次則用涼性之瀉藥。而不知痢疾初非一瀉可愈。陸媪致死原因。卽由於此。蓋灌腸。率用冷水以助腸之蠕動。腸興奮太過。益以瀉劑。痢益不止。終至陰爭於內。陽擾於外。而亡陽矣。更就形能言之。小腸之下口爲闌門。直腸之下口爲肛門。皆有括約筋司其收束。而腸壁之神經。上通於腦。故陽明有燥矢。則神昏譫語。西醫專以解剖爲能事。知神經之始末所在。而不知其交通所在。故不知燥矢與譫語相關。

之故。痢之初步。裏急後重。由於氣墜。氣墜則括約筋收束。糞不得出。出者僅腸壁所分泌之黏油。油盡繼以血。則損及壁膜。爲腸穿孔。卽不治矣。中醫治痢。不論爲陰陽寒熱虛實。有一要藥。曰白頭翁。其形一莖直上。性升。與柴葛同。其異者。柴胡透發肝經血熱。葛根使肌腠達表。又犀角之性亦升。則治熱入營分而舌乾絳者。白頭翁則能升氣墜。以舒括約筋。故爲痢疾之特效藥。今再述治痢經驗二則。其一。陽證變陰。用附子治愈者。跑馬廳對面。別克登餐館居近。有王姓者延診。幼女痢疾。年約十一二。病已入危境。多汗。遍身涼潤。目光無神。大小便均閉。脈似有似無。詢之病家。知已經上海最負盛名之西醫灌腸四次。蓋社會習慣。對於痢疾。恆先西而後中也。其時去今已七八年。余尙未敢薄西醫。第知病情決不若是簡單。僅一灌腸可以了事者。目下已至亡陽地步。則救陽爲主。時正悉心研究傷寒論。喜用大劑。乃予附子三錢。柴胡錢半。薤白錢半。乾

薑四分。半夏白芍等稱之。明晨又拔早邀診。病無出入。汗仍不止。因思如此大藥。若不對證。不死亦當劇。是藥不誤。藥不誤而病仍不差。必處方佐使。有未盡善耳。卽於前方加桂枝六分。藥下得陽回汗斂。復減去藥量三分之二。連服四帖。病乃轉瘧。其實非瘧。乃厥陰耳。以其背惡寒。用陽和膏藥。加胡椒麝香等貼之。內治始終以小柴胡湯。重用參鬚當歸。扶正達邪。以迄於愈。其二。初起卽屬陰證。用白頭翁收功者。會計師童某。素相識。曾爲其家人治愈大證多次。五年前其母夫人病。余適回鄉應診。而求治者壘集。不得去。童某由北京以急電轉輾飛召。乃匆匆乘夜車來申。病者年五十餘。嗜鴉片。日可五六錢。因食黃魚子。致洞泄無度。十二小時達百次。且所下奇多。至第三日。已無物可下。仍數如廁如前。飲水則下水。服藥則下藥。切其脈如弓弦。余知其爲厥陰證。著神經已變柔軟爲強硬。食物與腸胃不相得。不能停留消化。故不完穀。神經緊張。故

弦脈應之。方用附子三錢。薤白錢半。烏梅丸三錢。病則如故。而余技已窮。因思厥陰必並少陰。舍附子莫屬。如藥與病不相得。必動血。今不動血。是藥未嘗不合也。乃加白頭翁三錢。并調大烟炮一枚。藥下而泄止。越廿四小時而病若失。不過罷乏甚。用補藥調理得愈。時醫恆以痢爲滯下。爲濕熱。用香連丸。用白頭翁湯。亦有訾議白頭翁湯有川連黃柏之苦寒。不適於寒痢者。不知白頭翁固可與附子同用。藥貴應變。仲景初不教人用白頭翁。必偕連柏也。前數年滬上有治痢專家。恆於病家見其方。一例雷同藥共廿餘味。而木香佔其七八。有煨木香。青木香。廣木香等名目。殊不知病之變化無窮。痢爲尤甚。拘一方以應無窮之變。難矣。然病家泰然以性命爲嘗試。可見社會之憤憤也。

痢無補法

陳效倫
徐志堅 記錄

尙文門郭婦年廿三。發熱廿日不退。汗出黏着。腹痛泄痢。所下如膠。氣急胸腹